









(一) 洞女子

(二) Lan

(三) 裂口

(四) 溶解的眼眶

(五) 章鱼

(六) 母亲

(七) “愤怒的酮”

(八) 兰花

(九) 那不勒斯

(十) 出发



## -洞女子-

她朝我走来，双手握住后背的头发。

灰色方形空间，方盒子之外是无限延展的水平面。

远处的水泥地面上剖开一方巨坑，里面杂草、泥土裸露着，混杂着沙漠的气息。

葡萄酒干涸的斑迹、壁虎的尾巴。

她在隔着我两米远的地方停了下来，我们都保持着沉默。





她的身体此时裂开了一个口子，从肋骨到肚脐，翻开的皮肉把她的衬衫撑变形了。她解开衬衫的扣子，平静地向我展示她身体打开的深渊。

她的乳晕是深紫色，上面还有很多凹凸的结节，肋骨随着呼吸的起伏若隐若现。开口的地方在躯干中央微微靠右，里面是一片未知的漆黑，

翻开的肉看起来像巨大的阴户。

她缓缓从身体的裂缝中掏出一只雪白色的章鱼。

不一会儿，她干裂的没有血色的唇间开始发出嘶嘶的气音。



“逝者已逝，永恒的山巅沉没……”

她呢喃着一些破碎的词句。乌贼的触角慢慢缠上了她的手腕。她情绪变得激动了起来。

“忘了她吧！忘了我！

狗日的月亮，

海水都不曾如此绝情和恶毒。”

.....

“若你予我荆棘的囚笼，我会被硫酸溶解，在月光的辐射下生成硫酸钙和硫酸镁的璀璨晶石。”



她的面部肌肉抽动着，嘴皮和舌头快速翻滚开合，空洞身体内部的信号素交织着这些词句，从她的唇间流出。这些能指的意象像咒语一样流淌、聚拢、互相关联成抽象的意象群，在她身后的空气中展开。她的瞳孔却空洞无神，寒冷得像人工智能。

——她是在邀请我，还是她背后的怪物在盘算着将我吃抹干净？

此刻，我感到不得不与她谈话。



-Lan-

“7629384729.98652”

她凝视着我的面部，像是从我的面容信息中读取  
除了一段数字。

“我不理解。”我说。

“您不需要理解，因为我只是一个外围人。伟大  
的是母体，是 Lan。”

“她怎么感知到我的呼唤？”





我猜，她最多只是我梦境里产生的图像，蛰伏在  
深层意识中等待被唤醒。

“你的汗液在说话。你意识不到吗？”

“我喜欢的作家是乔伊斯。他让我麻木。”

她手托着章鱼，它的口器在轻微地开合起伏，吐出细密的泡沫，触手分泌出的黏液流淌到了她的手背、手腕、手臂上，包裹住了骨骼关节和血管瘤节顶起的凹凸不平的皮肤，在正午苍白的阳光下熠熠生辉。



一阵风刮过，飞尘扑面而来，模糊了我的视线。

她的如枯草般的褐色头发在风中舞动，在湍急溪流中的石头边的水草，左右不能自主。

然后，她的头发，像蒲公英的种子，被吹进了风里，冲向死气沉沉的大气。

在模糊的视线中，我看到她笑了，眼睛眯了起来。

“她做决定了。你我也是时候离开了。”



“如果你受到引诱，那就放下左侧的戒备……

如果你被威胁，那就服从她……”

她走向我，把乌贼递给了我，说这是忠告，让我可以选择部分相信。

“黏糊糊豆腐”<sup>1</sup>中的神经元，最终也是徒劳无功。你会自毁。”

---

<sup>1</sup> 指大脑。



-裂口-

冰冷的机器和电线被肉汁浸透。

一切结束了。新的时空开始更迭。

虫鸣，麋鹿吃草。

三个小时之后，伴随着显示器一阵嗡响，旧的  
灰色空间骤然崩塌。

那位“洞女子”早已离开。





片刻之后我也离开。

我没有开口问她的身份和姓名，也许这不重要，或者也许我心里已经明白——她只是来自 Lan 的分身，或者她身体的一部分（我猜是毛发或者是肋骨），甚至只是她的增生组织。

我清醒地意识到诱惑的存在——来自她身体上开的口子，伤口里探向的是无尽的、未知的空间。

这个试探如此直白，我感到汗毛直立。



这个裂口中源源不断地释放着来自那所谓的 Lan 的信号，结界之内就是她的领域；或者，里面的空间就是她的本体。

她仿佛在说，你能对我的身体视而不见吗？

难道要等到飓风穿透我的头颅、邪恶的鸟来啄食我的纹身？

我在邀请你，你不要不识趣。

来吧，耽溺于我的身体吧。



-溶解的眼眶-

想她的第  $x$  日<sup>2</sup>。

艺术的方式（或者是写作），总以一种不知名的方式激起人的内在的敏感共振，一种诡辩的思维，一种隐晦的气息，在人类思维暗处的小道上踱步。

我坐在地下室的沙发上，梳理着自己的思绪。音响里播放着水流声。

---

<sup>2</sup> 非线性时空日，如果非要以线性时空的地球人类的语言来表示，就只能消除数字，虽然我们都知道，数字才是唯一有价值 and 真实的存在。



她伸手把那白色章鱼举起，灰色的瞳孔邀请我走近她。

她在交给我之前轻轻吻了吻了一下它，头发丝划过它粘稠的表面。

我从她的手上接过章鱼，无意中触碰到了她的指尖——她的手是冰凉的，乌贼却微微发热，柔软得像一滩胶水。

我把它握在手里一段时间之后才发现这只软体动物还在轻微地跳动，里面好像是包裹着一颗濒死的心脏。

.....





这些画面片段一帧一帧在我脑海里中快速闪回。

我试图再扣出一些细微的线索。

我在这段时间里意识到，Lan 的力量——密度、强度和辐射性，超出我的想象。她像一块磁石，如果她愿意，终究能把我的血液中的二价铁离子都还原成金属，让我为之沸腾，为之躁动，血脉贲张，头痛欲裂。

最令我感到无助的事实是，我被她吸引了，像被下了蛊一样——那天以后，我变得不再适应个体的独立存在，我时常能感到无比的孤独，想把自己的心脏掏出来挠烂。



我想接近她，依附于她。

我想进入她。

好像唯有这样能解决我发作的心脏。

这将会失控。我赖以生存的根基。

强烈的预感袭来，我更加无措——

混乱的未来，一阵耳鸣，恶心的幻想如山海般倒  
来。



混沌的，不见天日的。

低沉、浑厚如鲸鸣的噪声，饱含不堪折磨的痛苦。红色。黄色。液体不时从地面喷射。

我挥动的那只胳膊忽然开始分解，像被空气中无形的触手缠绕住，被强酸腐蚀，而我只感到麻木。手指断落，被蠕动的洪流冲向远方。有两只黏在藻类植物上。

我的双腿陷入了粘稠的泥沼，脚踝、小腿，大腿。陷得越深越炙热。挣扎，这些胶质却吸附得越紧，在皮肤上留下无数亲吻、吮吸的触感。

溶解的眼眶，惨白眼珠的球体慢慢显露。



我一直在下降，直到头顶的光亮消失。

“如果你受到引诱，那就放下左侧的戒备……

如果你被威胁，那就服从她……”

清醒之前，我被困在闪烁着无数微光的黑暗之中，我的耳边回响起“洞女子”给我留下的建议。

左侧？

人类的身体是对称的，如果妥协，我可以选择出卖二分之一。





在这世上我不过是一粒棋子。她可能会是我的救赎。我也许不该去抗拒，我也许应该转交自我的主权。

我该去赌一把吗？



-章鱼-

把章鱼拿回家后，我把它放在浴缸里，加了水——我只是推测它不属于这暴露的、干燥的空气。

可是，我午睡起来后，浴缸里却剩下一缸污浊的、泛着泡沫的水。

镜子发了霉。

潮湿的室内带着氯水的气味。



夕阳洒落在浴室的地砖上，陈旧，斑驳，像一支  
轻轻哼唱的西班牙民谣。

一只蛾子的影子掠过。

窗外远处的露台上插着一只黑白灰的纸风车，被  
晚风吹得摇摇晃晃。



## -母亲-

我回想起了我的母亲。

她已经过世了，很多年之前。

那是前几年的冬天，她从雪地里走来，带着红色  
围巾。背后茂密的森林，在大雪飞扬中变成一只混沌  
的黑色怪兽。

她的围巾，远远地看上去，像是怪兽猩红的舌  
头，在风中摇晃得像蛇信子。





随后，伴随着轰隆巨响，一架直升飞机抵达在雪原上，带走了那只红色围巾。这是我见她的最后一面。

我时不时会回想起我们最后见面的场景，出于一种不自禁的情感，也出于一种我也无从知晓的原因，我无法避免地去回溯。最开始每天一次，后来过了一个月大概每周三次的频率，现在我一两个月才会回想一次，而且回忆的过程变得越来越吃力，变得抽象，稀薄，脆弱，易于篡改。回忆的过程，对母亲的情感慢慢消失了，只剩下那个隐秘的动机。然而我每次蜷缩在沙发上，或是无助地靠在阳台围栏上，或是呆滞



地面对着显示器，揪不出回忆的真实原因。这像是一个宏大的、运行的方程，运算流中的数字无法获知方程的全貌。

时间模糊了我的视觉图像记忆，有时大雪变成了洁白的深海，有时只剩下无尽的白与动态的红色小块。那段回忆在反复出现的过程中，声音也被篡改了——雪原上大风的呼啸、直升机的轰鸣消失了，苍白的世界中，一阵阵尖锐的耳鸣愈来愈响。

她就像那只红色围巾，被风刮走了，被雪掩盖了，像一串红色的字符，被一键清除了。



葬礼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，那只庞然怪兽的印象一直深深埋藏在我的梦魇中。在我熟睡中，在我每一个噩梦的深处中，以各种形态与我会面。

它总是和我母亲的存在联系在一起。

有一次我被困在它体内暗无天日的腔体中，好像回到了子宫。内部空间并不狭小，是个直径八米的圆。在黑暗中仔细观察会发现这个空间实际上是一个高高的锥形，从锥形的尖端持续流淌下来一缕温热的细沙，在腔室的中央堆起一座小丘。

那是时间的沙漏吗？

它在倒计时吗？



## -“愤怒的酮”-

提起愤怒的酮，我想这不是每个人都愿意体验的。价格倒是不贵，但在市面上试剂不是很流通。很奇怪大家甚至不愿意提起它。

如果那滋味像三文鱼就着奶油白酱，它倒还会受欢迎些。可事实上，它的反应类似于酸涩的牙齿啃啮电缆，或是购物袋上扎满钉子与戒指。

盛大的婚礼的确是一个 bonus，毋庸置疑。





一万台摄像机毫无逻辑地指着对方，一声令下，  
小金人砸个细碎，里面飞出成千上万只鸽子。

坦诚地说，要不是因为愤怒的酮，这稀有的深色  
介质，我根本没法闻见植物汁液的气味，或是在梦里  
跳桑巴跳出门槛前的黎明。



## -兰花-

我在那天下午又陷入了那个循环的回忆。

一只玫红色的蝴蝶兰，颜色鲜艳得刺眼，取代了母亲和那只红色围巾，屹立在苍凉的雪原之中。

馥郁的芳香让我感到眩晕。

它矗立在我视野的远方，花朵面对着我，它中心的花药仿佛在审视着我。

我踏着雪，去追逐它，荒原上的雪异常的松软，我使不上劲，我怎么努力也跑不快。大雪加倍地肆



虐，我视力模糊、呼吸困难、气管疼痛、心跳加速、晕眩，感到窒息。

随着我离它越来越近，我发现它其实很高，花瓣很大很厚，肥硕的唇瓣从中心坠下来，花茎遒劲得像树干一样。在我快要接近它的时候——我几乎耗尽我全部的力气，耳鸣越来越强烈，我想要伸手去触碰它的中心，它令我感到惧怕，当我没有别的选择，我想知道真相。

“受到威胁，那就服从。”这句话又出现在我的脑海。耳鸣强烈到让我头痛欲裂的程度。而在最后一刻，我察觉到兰花的蕊柱在以高频率震动（如果不是四周的雪花异常的飘动，我根本无法察觉它如此高频



到超越肉眼极限的震动)天哪，难道是它发出的刺耳的声音？我之前的耳鸣——

我回过神来，双手撑在洗脸台上。双腿发瘫。

天色已经很晚了。浴缸里的污水散发出更加刺鼻的味道。

“部分真实……你可以选择部分相信。”

五彩的皮肤上，每个毛孔都在不断分泌黏液。





这不是令人费解的谜题，一切都是事实。我才意识到不需要绞尽脑汁去破译，我只需要去接受，我的身体会自动产生反馈。

一切都是真实的，我和“她”在交流。哪怕是不对等的交换，哪怕被误解，我们的交流不是徒劳。Lan一直在控制着一些能量流。而我在试图突破自己平庸的理解力，无数次解构和重建对肉身的理解。

“自恋者终将沦为自弑者吗？”

我想问她。



## -那不勒斯-

我突然想起来意大利作家 Elena 的《那不勒斯四部曲》，里面有些情节让我脑袋发热，关节发酸——我总觉得我的身体也居住着 Lila 和 Lenu（她们是小说里面的两位主人公），而她们从纸面上浮现了出来，反向照射进我脑海里的那两个声音。

当所有人都在好奇作家本人是不是 Lenu 的原型，并曾有一位似 Lila 一般的天才女友时，我却认为她们是作家人格的两面，Lila 和 Lenu 都来自 Elena。



无法回收的想象会放任其生长。

我脑海里的“Lila”和“Lenu”是永远对峙的——

“嘿，庸人，你再喜欢玩文字游戏也无济于事。”

“至少我做出了我的选择，Lila。”

“你那自以为是的木头脑袋让人感到悲哀，  
Lenu。”

“你为什么还会信赖大脑的选择，而且，我的腹部会发热。”



“……你被骗了，傻瓜。”

“你有一天会需要我的，Lila。”

“这就是你不敢离开的理由吗？快走吧。你虚伪的脸让我觉得恶心。”

.....

两种总是在我脑海里争吵的声音，仿佛正是小说主人公的人格映射。我有时分不清我与这两种声音的关系，她们所说的话都是我的所思所虑，可在她们





争辩时，我觉得自己是个局外人，像个小丑一般站在一旁。她们亲密的关系使我感到尴尬而多余。而突然间，她们齐齐地看向我，严肃地审视着我，眼神里全是抱怨，仿佛在说：我们正在为你的事情争吵，你为什么不主动表个态呢？只是放任我们在大喊大叫。

我承认懒惰和懦弱让我没有直面棘手的问题。我需要堵上我的身体和生命来做出的选择——关于Lan，我该走向她吗？

我只是一个渺小的人类，无知的个体，一个人像小舟一样飘荡在世上。我一旦做出了微小的选择，或是表现出轻微的意向。事态极有可能向我无法控制方



向进行。一次又一次的闪回和梦境让我意识到我没有修正的机会。

我会经常说服自己，两位少女的争论只是我平庸的意识的映射罢了。或许是因为我无法完全解读其含义，只看到表面的世俗形式。

言语显现出狡黠的特性，它按某一种自私的需要来填补我与世界的裂隙。

可语言终将会随风而逝。

异态空间的边界是模糊的又是错落的。



-出发-

Lan 就这样出现了。在我的面前。

我想靠近她，她保持着微笑的表情，随后变成烟雾消失了。

当我确认她已经离开的时候，我无比懊恼，胃里翻江倒海，心脏砰砰地敲击着胸腔，仿佛要将肋骨撞断。



我想念她，我想念她想得快疯了。

她没有血色的薄嘴唇，她灰褐色、如草丛一般的头发，还有她的眉毛，几乎让人无法察觉到它们的存在，像绒毛一样贴在眉弓骨上。她空洞的神情，使呼吸显得毫无意义。她四周环绕着安静的空气，进入她的气场后，我会觉得时空、话术、结构这些都被留在了身后，唯一能感应到的，只是和她微弱的、却千丝万缕的连接。

我不敢放任自己哭出声来。





远处的天空染上了愈发浓郁的猩红。

稀薄的紫色卷积云裹挟着薰衣草的气息，在夕阳  
的余温下蒸腾。

事情愈发荒诞了起来。



意识

次意识

超意识

潜意识

无意识

空间

次空间

超空间



时间

线性时间

非线性时间

现实时间

虚构时间

流动时间

固态时间

钟表时间

数位时间

.....



门中门开启了。

















在记录我的经历的文字里，没有思想，没有算法，没有怀疑，没有引导，就是一只寻找可触摸元素的眼睛，对这些元素不做评判。而是冷冰冰地陈列出来——像一只停在融冰上的蓝色蝴蝶标本。





(一) 抵达

(二) 大鸟

(三) 河流

(四) 火山

(五) 翅膀

(六) 果树

(七) 老妇



## -抵达-

循环、密封、潮湿、月亮、太阳、惨白、大楼、  
废墟、沙土、黑暗、血红、鲜红、触手、伤口、章  
鱼、鸟喙、乙醇、眼球、疼痛、燃烧、激素、爱、  
恨、性欲、导电、食欲、翅膀、薄膜、母马、灼烧、  
融化、溶解、生长、老化、酸性、腐肉、蜘蛛、伤  
疤、耳鸣、船、紫色、藤蔓、云、丝绸、盲人、浓  
雾、刺鼻、球体、麻痹、剪刀、排泄、切割、性交、  
晕厥、吞咽、战争、脊柱、血管、强光、沙滩、炙  
热、羽毛、血液、生长素、雌二醇、关节、椎体、弱



智、迷宫、腔体、食道、葡萄酒、蜥蜴、花瓣、抽  
搐、飓风、雨滴、雕塑、噩梦、溺水、卵子、子宫、  
森林、黑墙、墓碑、谜语、情人、冰柜、枸杞、脚  
掌、指甲、腋毛、头发、声带、拷贝、死亡、青色、  
红色、绿色、蓝色、黄色、白色、黑色、爆炸……

我仿佛被重重地扇了两个耳光。



我恐惧地睁开双眼，我的四肢以难以置信的方式扭曲着，瘫倒在湿漉漉的泥土的地面上——我一时还无法分辨。

我无法动弹，我甚至无法转动我的眼球。我右眼半睁着，眼尾的眼皮黏黏糊糊地连在下眼睑上。

上方的天空，或是穹顶，黑云密布，气流涌动，血红的强光从缝隙里透过。我想到了经常出现我梦境里那只黑色怪兽。

妈妈……

疼痛。





是剧痛。

这是我母亲分娩时候的疼痛吗？

每一寸皮肤、每一处关节、每一个内脏器官、每一滴血液都在咆哮着。仿佛下一秒身体就会爆炸开。如此真实强烈的疼痛让我意识到这一切是真实的。不是一次无机的数码漫游，不是一次错乱的冥想，不是一场终将会结束的噩梦。



## -大鸟-

一只黑色的大鸟向我飞来，停在我身边，低头俯视着我，查看我报废的肉身，像检查一块将要变质的猪肉一般，锐利的眼神中透出法医或是屠夫般的娴熟。巨大的阴影遮住了上空的混乱光芒。

“你被无法穿透的东西环绕着吗？”它问我。

我无法动弹，也无法回答。此刻我意识到，Lan在这里，或者说，我进入了她这不可言说的境地。

大鸟随后撕开我上身的衣服，用尖锐的喙啄食我肚子。先啄开皮肤，然后一点一点咬下我的肉，最后



猛地一啄，鸟头一大半都埋进了我的身体里，鸟嘴摸索了一会儿，好像取走了什么东西。在它的头拔出来的瞬间，我体内盈余的血液喷射了出来，然后汨汨地从开口的洞中流出，沿着我的肚子，沿着我扭曲的四肢，流淌在我的四周。

大鸟的嘴里衔着一只半透明的眼珠，看上去很坚硬，像一块水晶石一般。

我慢慢平息了痛苦和恐惧，随着我的血液流出，疼痛慢慢释放了，我身体中一切躁动的欲望、不谐和的音符、矛盾의思想和丑陋的影像，从我身体的破洞



中飞出,冲向玻璃的十字架,冲向远方深海下的冰山。

我慢慢干涸的身体在平静中恢复了自由。

“请把你最后的吻用绷带包裹起来。”

大鸟咬着那只眼球，一边对我说道。那只眼球也定定地看着我，我看到那颗灰色瞳孔对着我，放大了，又猛地缩得很小。

随后大鸟扑棱着宽阔的翅膀，腾空飞起，消失在浓雾深处。





## -河流-

我逐渐恢复了对身体的控制。

我把头侧向右方，我能感到右边光源更亮，看到自己源源不断流出的血液已经形成蜿蜒的河流，每隔大概一米的距离就分叉开，蜿蜒向远出的低地，在湿地上伸出属于我的红色藤蔓，好像它们是我身体的衍生——我的触手，我的翅膀，我的生命之树。即使遇到隆起和坑洼，这些流淌的藤蔓也没有断裂。

远处不停地有火焰燃起，热浪一阵阵袭来。地面上散布着皎洁、细碎的月光石，映衬着从上空飘落的



闪耀的灰烬。一些柔软的植物从地上的孔洞中探出，那些坑洼地上的圆形开口轻微伸缩着，好像与外部空气交换着呼吸。我能感到地表下不断响起声响，像虫鸣一般，不同音调，交织起伏。

这里是个球体，而我在它内部。

或者是一个闭合的曲形空间，或者，是我梦里出现过的锥体，因为顶点太高而我无法发现它的顶端。此刻，我能感到，从外部连接着这里的机器在高频运转着，或是维持着这个空间的母体的线粒体正在疯狂释放 ATP，我能感到地面之下有些东西在流动、在互相反应。



这里就是 Lan。

Lan 的身体，Lan 的体内，Lan 的能量，Lan 的情绪，Lan 与我的对话……

这里就是 Lan。她对我说，欢迎。

“是我走向了你。也是我接纳了你。

从现在开始，我们的生命交织在了一起。”

我们的所有将会是密不可分的——情绪、血液、呼吸、痛感、代谢、欲望、生育、力量、智力、空间、时间……



我并没有对此感到绝望或痛苦，也没有感到欣喜若狂。我对生命状态的改变感到很平静，好像这一切本该如此。原来的我像是一台蒙尘已久的机器，只会愚蠢地咔咔作响，向世界发出一些噪音、一些讯号，证明我还有能量成为这“一切本该如此”中一只有些许价值也可以被替代的零件。而我现在更清楚我的痛觉，我的五感。借助她的通道，我仿佛能直接读取我体内的芯片。





## -火山-

在低洼地较远的另一端，有两座相连的火山，平行正对着我。山顶吞吐着黑烟，发着刺眼光芒的岩浆缓缓从火山口流出，在山体上形成血红、错综的脉络，像痛苦的眼珠上的红血丝，像小腹以下密布的性感神经。一些岩浆冷却后形成一道道坚硬的黑岩，生动地像手背上青筋和血管，仿佛仍在热烈地跳动。

我的视力随着我的思绪的运转变得一会儿清晰，一会儿模糊，尤其是我的左眼，在我情绪激动的时候快瞎掉了，流动的雾蒙蒙搅合着混乱的声响，躁动地舞蹈。



-翅膀-

我背部两侧肩胛骨出开始发热发痒，逐渐变得越来越酸痛，仿佛体内有个生物想要冲破我皮肤的屏障。

我仍躺在地上，没有试图站起来。

然而，我却长出了一双火红色的翅膀。

它们带着我腾空而起。



我现在俯瞰着这红色的大地——河流、深坑、火焰、灰烬。上方依旧深不可测，但举目之极，这个空间的边界，是从天而降的流光溢彩的瀑布。

翅膀带着我向火山的方向飞去。



-果树-

从上方看，火山像一对愤怒的眼珠，瞳孔周围密布红血丝；也像一对乳房，炙热的、喷射的岩浆是这个巨大躯体的乳汁。

榕树般粗壮狂放的藤蔓，紧凑地交织着，在火山口坑的中央形成一个深色圆盘。漂浮在熔岩之上，仿佛被光芒托举着。

我飞进这片树林。





树枝上结着许多奇异的果实，半透明囊膜般的果皮里装着橙红色液体，仿佛是诞生于火山的血肉，

我穿过茂密的枝叶，树叶折射着色彩斑斓炫目的光，来到密林深处。



-老妇-

有一位老妇在那儿，被枝蔓环绕着。

老妇坐在一台老式电视机前，背对着我。电视机没有信号，花白的屏幕伴随着刺耳噪音。

她像一只干瘪的章鱼。长手长脚，皮肤干枯而惨白。

她察觉到我的来访，却只是轻轻活动了一下下颌，比平时多吐出了一些气息。





